

潞安風物

夜發靈寶站

東開的輜重汽車，在函谷關下被阻於弘農河窄窄的木板橋，我們便有了在靈寶車站改乘火車的機會。啊，闊別了八越月的火車，睡夢裏都是汽笛的鳴聲呢，像對人一樣，想念着。

時候是初冬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七日。

靈寶車站，北面正對着與鐵道平行奔流東去的黃河；黃河水翻滾着混濁的泥漿，忿怒似的發着洶湧汨汨的聲音。天氣是陰沉的，傍晚時分而不見夕陽，風不大却遍天瀰漫着黃騰騰微細的塵沙，又清冷，人們的心情也就極容易淒切冷寞了：像有家歸未得。

在這種鄉僻野站，慣於行旅的人該會記得吧？承平年月風和日麗的時候，一定是：打掃得清清楚楚，在碎砂鋪就的站台下，來往踱着穿了青色制服的路警，那麼乾淨利落，邁着勻

整的脚步，皮鞋踏地發着踏踏的聲音，再配合着那裏傳來的一兩聲口哨，候車人，那怕是辭家遠別呢，心裏也會透上一脈輕鬆。車站旁邊少不了擺幾個小攤，賣花生，賣糖，賣冰糖葫蘆和紙煙，么喊着，競賽着噪音的嘹亮，專等那些出門既大方和候車感到無聊的顧客。車儘不來，三等車室裏無妨「擺龍門」，唱二簧；一聽電話的鈴聲響了，嗚嗚的叫號吹了，白天打了紅綠旗子，夜裏提出了紅綠燈，人們這纔爭着買票，攬行李，向站台一哄擠出去……

於今，那情形已成了夢境了。回憶裏該是溫馨的。一想到「坐火車了」，你絕不會相信這段臨海路上的火車是你可以自由乘坐的唯一的火車，這站上荒涼的情形也正是中國各條鐵路各個車站一般的情形：票房沒有了門，沒有了窗子；灑票的地方是用破碎的煤油木箱拼湊起來的。候車室沒有頂，整個的露着天空，屋角落裏過去是安放公共坐椅和痰盂的地方吧，現在却堆滿了磚地同瓦礫，指示站名的路標，只剩了「車站」兩個字歪斜的掛在要倒的柱子上，站台上看不見穿着整齊的警察，也不見戴了黃簞帽的站長那樣的人物。沒有小攤，沒有紅帽子行李夫，只零零落落三幾個候車人，兵，難民，在焦躁而又憂戚的徘徊着，在小聲咕嚕的說話。比較嚷得高聲些，話也彷彿津津有味的一位胖胖的站務司事。

站務司事，矮矮的，胖得兩眼睛擠成一條細縫，說話時臉上微微向上抑着，腰挺得很

直，短短的兩隻手臂交握在背後，一頂漆光的黑軍帽，一身藍布制服，告訴着他的身份和歷歷，當你走過去的時候，你可以聽到他正在回答一個旁邊人的問話：

『……這不是飛機炸的，是隔河砲轟的，足足放了三百多砲。一砲打中了水塔，你瞧水塔全毀了；一砲照着候車室過來，就將這條車室的頂蓋給揭去了。』

說着，一一指給你，並告訴你隔了黃河的東北方，那一抹樹林後邊的高地就是敵人的砲兵陣地。

「這裏來過飛機麼？」有人問他。

「來過，可是沒有下蛋。這裏老百姓不怕飛機。說：『喜蟲（麻雀，家雀），滿天飛，有幾個把（屁）在人的頭上！大砲却不怕了。』因為領過教了，不過慢慢的習慣了，也就不覺什麼了。反正敵人放砲，咱就躲開；你不放了，咱就再回來。想到這邊來是不容易的；黃河是天險，老百姓是肉長城。」

站務司事言談間是飽經世故的神氣，自信力極強，興緻很高。

「車站被轟的時候傷人沒有？」又有人問。

「怎麼沒傷人！嚇，二月十三那天是敵人第三次放砲，老李躲在水塔底下，不是炸得連

屍首都找不着麼？——真慘！這碑上貼了個耳朵，那樹上掛了半截腿，您不知道，這牆上一塊塊黑糊糊的地方就都是當初炸飛了的碎肉。

「說來也該着。十二那天，二十七次車剛到，隔河的炮就響起來了，轟隆！轟隆！客人跑了個精光。兩個護路的弟兄說我們也躲躲吧，這時候不會出岔子。誰想兩個人脚剛剛踏上站台，就着了一炮。一個弟兄當場死了；又一個受了重傷連半點鐘沒能挨過也完了。老李那天還從他們身上摸出來一顆壞錢，兩張五塊錢的交通票，誰想第二天他也跟着走了。……」

「啊」！四圍聽的人搖搖頭，沈默着，正替犧牲了的人表示無限的哀悼與感觸的時候，站務司事却又換了另一種語調說了另外一些事：

「哼，什麼世道啊！我十五歲吃火車飯，現在五十五，整整四十年了。從沒過過這種日子。內戰打過多少，却總是前綫弟兄們拚，絕不會亂殺亂砍，老百姓也跟着遭殃。洋人也來過，見天價上車下車，唔咧哇啦站隊喊口令，在站上一樣跟他們擠來擠去，學着說洋話，什麼兩角錢叫『吞三』，三角錢叫『塞三』，連做小買賣的都會說。誰怕過！現在世面却見大了。」

「就說這火車，那會見天價準時到準時開；藍銅皮，頭二等臥車，那纔叫體面；於今好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唉，我們的地方，我們的人啊！爲什麼被那些野獸如此的踐踏蹂躪？多少事實激動你，心狠，眞足將牙根咬碎；無緣無故就跳了起來的事是常有的。然而那時轟炸罷了，侵佔罷了，自家的鐵路終還有幾條可以往來暢達啊。如今，如今却只剩了這臨海路的半段！可是，剩了這半段鐵路的今天，我倒感到那些時候感情太脆薄心腸太軟了。

現在我踏着的是到火綫去的路！

啊，靈寶車站，別了，車廂裏摸索着向澗池進展。

已是夜裏。車廂裏眞黑，什麼亮都沒有，彷彿連聽人說話也要摸索着聽似的。也祇有摸索着聽人說話了。不像平時，看秀美的面容，看打盹人底姿態，看書報，看沿途遠景。眞是一無可幹啊！——剛好，有哪個部隊裏一位操四川口音的副官或傳令兵，一羣的小夥子正在演說八路軍呢，傳奇一樣，有枝有葉的，聽來很有味道。

「……我親眼見過朱師長，臉黑黑的，穿得破布襪衫的，戴一頂鴨嘴帽。兩撇小鬍子，手裏捏一桿掌多長的旱煙管，經常連個護兵也不帶，就出來和老百姓一塊兒曬太陽談天。——哼，從前還圍剿，好容易，四下裏圍得緊緊的，水洩不通，以爲這回可跑不了啦吧！却不知他老人家早已拄着小拐棍慢步逍遙地走了。從你眼前過，還抬頭看了你一眼，你却不知

道。

「人家真行：說打日本，就打日本，自家人無論多大仇恨，都一筆勾消。」

「人家本來好麼，無論官兵夫，一律待遇；每月一塊錢餉，就大家都一塊錢餉，小兵一塊，師長旅長也一塊。」

「人家打仗也算兇，敵人明明知道八路在那裏，飛機大炮一齊衝過去，却撲了個空；八路倒是從敵人屁股上打來了，一來就給他個全軍覆沒。慢慢地日本人聽說有「老八」就跑。問：「有紅紅的麼？」有，屁不敢放就走了。這樣老百姓學了乖，見了敵人就說：「紅紅的，多多的有！」敵人連站都不敢站，掉頭就跑。」

「日本人說「八路軍神出鬼沒」；老百姓說：「八路軍滿天飛」：你說厲害不厲害！」聽見了聽的人們底笑聲，纔知道這位「八路通」已成了黑暗裏半車人傾聽的中心。

黑暗中希望在每個族人底心裏抬了頭，自己底憂鬱也不知長到那裏去了。車突突地向前衝着，雖然還是夜裏，戰地却在遠遠的眼前開了花。血腥的敵人後方，變成了無畏者底樂園。

潞城，故彰。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一日。

送寒衣

風俗：『十月朔，造麵角，祭先上墳，焚冥資，剪楮象衣，熟米作羹，遍祀遊魂，曰送寒衣。』

——陽城縣誌。

十一月二十二日，我們同行五人，在垣曲縣境的李圪塔村到陽城縣境的候井村途上。清晨，一開路，自己就彷彿有些頹喪，腳懶得抬，心頭也積蘊着深深的悵鬱。走不快，索性讓別人頭裏先走，樂得自己跟了行李挑子在後邊蹣跚逍遙。這樣也好吧，一個人在孤寂的時候，倒更容易用思想，做白日夢，看沿途的風光。

道旁用石塊疊就短牆，用稅楷乾草蓋頂，臨時築就的零食飯攤不少！攤子上柿子關東糖

是家家擺着的。看見柿子頓時想起在西哄哄山腰裏那三顆紅火火未摘的柿子樹來。記得當時會想：爲什麼不摘呢？照季節：「七月核桃八月梨，九月柿子亂趕集」，是摘的時候了。從垣曲北來的一路，如當地人唱着的：東哄哄，西哄哄，馬家河，趙窟窿那些地方，一村村柿子樹都早摘光了。上市的，給行路人解渴打饞；曬柿餅的，家家戶戶掛滿了樹，晾遍了屋頂。這是誰家的？爲什麼不摘呢？

——原來：盛小順同他的哥哥賭氣。當初分家的時候樹沒寫上分單。爭着管不了，就爭着不管了。六十歲的老母親也無可奈何。出了窠的鳥啊！盛小順是弟弟，也已有四十二歲了，真沒出息！那柿樹上的烏鴉同喜鵲倒得了意，用粗長的喙啄着，儘着飽餐饕餮。路旁人告訴你：柿子有的熟得過透了，爛得往下掉。看見在那裏賣水餃的盛小順，雖說幾乎是老頭子了，也想給他兩個耳光。可是他偏偏說的確是哥哥的錯。是那麼盤扭，那麼愚蠢的人啊！

——都不摘，讓柿子永遠給老鴿，鴟梟，王八！

——氣人的事——當時確是如此想過。

現在想：慢慢的他們會商量着一塊兒去摘的吧？那兩個同母兄弟，兩個寶貝，兩個饅瓜！——柿子的確熟透了，再呆會全壞了的。

想：去年這時候，自己還在膠東的萊陽，不吃柿子，吃萊陽梨；萊陽梨有名，好吃，好看。那時有那麼些同事，那麼些學生。學校正忙着籌演新劇，作抗日的擴大宣傳。記得放下你的鞭子最叫座，看的人都哭。——分散了的人啊，都很好麼？努力參加救亡工作！等我們打回老家去！再吃萊陽梨，煙台蘋果。

想：人生，多麼熱鬧；時代，多麼大！悲多汶說：「我要同命運來決戰，它不至於就完全征服了我。人生是如何的優美啊，我要聚千百生命於一身的生活下去。」那麼，活就潑潑辣辣的活吧，死也就死個痛快！

死——怎麼會遍地哭聲呢？夢醒了似的。看看道旁邊，山脚下，田疇間，一個兩個，都是哭的。女人，坐在地上，紅紅綠綠的衣裳，蒙一方頭巾，嗷嗷的哭。旁邊有小孩子，扯着哭的人，勸着的樣子，聲音似乎聽得出來：

「媽，——不哭！」

「姑姑，——不哭！」

「姐姐，困困不哭呢。」

過路人也要落淚了。明明頭上是暖暖的太陽，天那樣晴和又那麼亮，爲什麼到處都怎樣

淒涼呢？真是，過路的人也要哭了。——拍拍，又是那里，怎麼還放鞭炮？

「挑夫，怎麼這里遍地都是哭的，什麼事？」

實在禁不住要問了。挑夫答：

「今天是陰曆十月一，送寒衣，上墳。這裏是這種風俗。你那里不？」

「我們那里十月一日也是上墳祭祖。到太陽傍落到的時候，將冥供擺在先人的墳前，燒香，磕頭，焚紙錢，只多半是家長領着男孩子去，女的很少出門。」

「這里墳埋得很遠，常常是十里八里，也有死在外邊的，去不便當，人們就拿着金銀鏰，帶點供品，在路上燒燒就算了。論說是十字路口，現在多半在田裏，劃一個十字，十字外劃一個圈圈，就燒箔，就哭。叫做送寒衣。天冷了，鬼也要衣服啊！你沒聽見唱麼？」

十月裏來十月一，

孟姜女啊送寒衣；

寒衣送到十字路，

哭到長城十萬里。

「就是這個樣子。老婆哭丈夫，老太太哭兒子。不送寒衣，不哭，夜裏鬼會託夢來要的，說是幽魂一絲不掛，夜裏在院子喊：『冷啊，』陰森森的。拿衣服燒了就好了。」

想：現在要哭的人太多了：戰區，敵人蹂躪過的地方，他們將抱着母親尸體而啜泣的，少女在輪姦之後宰殺了！他們把活活的掙動着的一個女人剝開衣服，說着「剝下她的皮來看看吧！」他們整船整船的運走我們的兒童，去抽兒童的血液，給傷兵做輸血治療。南京的難民被他們趕集在一起來排槍打靶；潞安府千多老百姓被他們屠殺。失掉了愛兒的母親，離開了慈母的兒女——細聽，遍中國該不是一片哭聲————忍耐不住的刺激啊！

可是我們現在却多半不哭了，我們有的只是恨！淚水變成了沸滾的熱血，變成了不可戰勝的力。都醒了，都起來了。大刀，梭標，土銃，拿得到的武器都拿到了手裏。一個老百姓就是一個兵。來吧，教我們哭，也是我們要教你們哭的時候了！你日本人的爹娘妻子兒女，告訴你們，你們法西斯軍閥將你們斷送得好苦啊，不信你們看看吧，你們一等兵的平尾就哭着。說：

「戰場上的身體早已預備死了，草虫啣，請不要替我悲鳴。」豈不是好例。

我們這里連小孩子都肩起了抗戰的担子。他們輪流着站崗，放哨，盤查行人。替出了壯丁，去組織運輸隊，担架隊，自衛隊，去補充粉碎你們頭顱的勁旅。不信你就過過看，這條路是不許漢奸匪徒跨過一步的。

「喂，路條！」

你吓了一跳吧？紅纓槍下的小孩子，話很和婉，語調却極嚴肅。拿不出證據來，回話說不清楚，你就別想過去。長子縣的縣長有一次都被兒童團捉了起來；你漢奸，匪徒，日本法西斯的走狗是什麼玩意！

紅花場一個小學生，將我們挑夫死拉住不放，原因是挑夫的通行證在棉衣的裏邊，要拿出來看，須放下挑子，解開懷；同他說好說歹吵都不成，終於還是得麻煩麻煩。通行證看過，小學生都笑了。說：「對不起，就誤你們趕路啦！」那樣認真，又那樣知禮，可愛呵。婦女麼？也組織起來了。「送寒衣」。動動就是千雙鞋，七千套棉背心，白裏黑裏的趕，送給的是前方虎氣生生的戰士。天冷了，可並不等戰士們開口，也不等這十月裏的十月一。婦女的哭聲也變成了閉緊了嘴唇的微笑了。

——我雖還是落在後邊，白日夢却變成了現實。懷着堅強的勝利的信心，腰挺直了，我願噙了眼淚高聲歌唱：「中國是有光明的前途的，日本法西斯軍閥你發抖吧！」

一個請帖：

「謹卜於陰歷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初六日，建醮七日，超拔今夏被寇戕害幽魂。伏乞……至期台駕光臨，以襄佛事，拈香共禱。……此奉請。」

朝明寺住持形慧和尚。」

送寒衣，度幽魂，由來久了，在人們的心裏已種下了根。不把它看作一種自然的迷信，於今說倒是一種苦心。也是可憫的。

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五日。

